

体育梦在青藏高原云端绽放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王沁园、魏玉坤

当格桑曲珍听到北京大学12名队员登顶珠峰的消息后,尽管她自己没有参加,但她会为每个登山者的成就而激动。北大队员登顶的15日也正值青海岗什卡首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落幕,来自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折巴乡的藏族姑娘格桑曲珍在千里外的青海拿下了滑雪登山短距离第四名。

从被誉为青藏高原“盛夏滑雪乐园”的岗什卡雪峰到世界屋脊珠穆朗玛,不断有挑战者将拼搏、善意、智慧与力量带到了离天最近的地方。这个初夏,他们的登山梦、滑雪梦在青藏高原云端绽放。

云端不仅是梦想和诗意,也有艰险与荆棘

格桑曲珍从小就喜欢爬山,13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揭幕的青海岗什卡首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吸引了她。“在这里,感觉就像在家乡滑雪,当我踏着滑雪板从空中飞下,就像来自雪域的冰雪女王。”

高原的空旷与圣洁就像为户外挑战者的梦想插上了翅膀,和格桑曲珍同来参赛的梁启帆只有14岁,是此次滑雪登山大师赛山东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15日的垂直竞赛中他获得第10名。

“对今天的比赛结果不是很满意,以后会强化高海拔训练。”梁启帆低下头,语气低沉。问及为何痴迷滑雪登山这项运动,他话锋一转,指着对面的雪山,有些激动。“从雪峰上滑下来,灵魂都会在这片白雪中净化。”

25岁的西安小伙鹿鹿有个绿色梦,他是此次大师赛的后勤保障团队成员。在他看来,一场赛事的成功不仅关乎比赛过程和结果,也关乎环境保护。

青海省海北州副州长刘宝春告诉记者,在开发岗什卡雪峰方面,他们一直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目前在岗什卡核心区禁止人为开发活动,“通过这样的体育活动,我们更要把绿色环保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心里。”刘宝春说。

梦想的颜色并非全都艳丽,一路上也有荆棘与坎坷,高海拔、稀薄的空气以及雪崩等重大山难不断挑战着高原探险者。

次仁多吉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九批学员,现为西藏雅拉香波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登山向导,他的公司为在西藏境内攀登珠峰、卓奥友峰等高海拔山峰的爱好者提供向导和后勤保障服务。

次仁多吉来自西藏定日县协格尔镇,“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太难受了。”说起这话时,他的眉毛都微微拧在了一起,“不光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老登山队员到了那里,没有不产生高原反应的,那里气候很怪。”

还有些挑战者为攀登珠峰甚至失去了生命。如今,珠峰大本营旁放着“山友之家”的雕塑,该雕塑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写着“纪念长眠于珠峰的登山者”。



▲雪山上的登山运动爱好者。 新华社发

“云端里的体育产业”助力高原旅游发展和扶贫

行走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岗什卡雪山中,很少看到动物的身影,但总能与马不期而遇。居住在岗什卡雪山下的张发德也要上山,但他不是登山者,而是一名马队驮夫。

为了让马保持队形一致,他用绳子将后面的马系在前面马的尾巴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岗什卡雪山上留下一串串脚印,或深或浅,一直绵延向山巅……

在张发德家乡所在的门源县青石嘴镇,像他一样的农民还有很多。每年赛事期间,他们承担起运送物资的任务,一个来回能挣400元。很多农民还在附近开了农家乐,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生意红火。如今,以岗什卡雪山为辐射,门源正在着力打造青石嘴特色体育小镇。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峰说,岗什卡雪山满足相当部分极限运动爱好者的需求,本身也在做供给侧改革。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是距离珠穆朗玛峰最近的一个乡,依托珠峰资源,索朗端稳“旅游饭”。46岁的藏族妇女索朗是扎西宗乡巴松村人。从她家窗口望出去,珠穆朗玛峰的英姿清晰可见。她经营的家庭旅馆门口的招牌上写着,“珠峰日出、日落都能看见”,这也为她家生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孤舟一系故园心 丹青着意写乡愁

本报记者巫奕龙

“赤溪村在杨家溪的上游,20年前我就到那里写生。最近又去了一次,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变得这么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海西书画院院长余忠为谈起赤溪,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地处闽东福鼎市的赤溪有“中国扶贫第一村”之誉,30多年前,这里拉开了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的序幕。

近两年来,从闽东到闽西,从闽南到闽北,余忠为“搜尽奇村打草稿”——走进一个又一个村落写生、采风。美丽乡村的实践,振兴乡村的前景,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冲动——美丽乡村百米长卷正在孕育之中。

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风物小品,留住乡愁是余忠为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而他的乡愁记忆,源自多难困苦的童年。

余忠为自幼与画结缘。童稚初开之时,他便以柜门或地板为纸,用彩色粉笔涂鸦,当小学老

师的妈妈因势利导,给他讲古时王冕放牛学画的故事,鼓励他习画不辍,砥砺成才。

8岁起,父亲被下放到依山面海的偏僻山村——闽东霞浦县盐田乡磨石坑,他不得不下地种粮,上山砍柴来贴补家用。那时他在县城小学寄读。周末,他把家里给他的2角车钱买纸笔,不惜走三四个小时山路回家。傍晚,他独自出入寂静的山林,不经意间眺望远方,夕阳的余晖映照瑟瑟海面,清风徐来,渔舟唱晚,他顿感“此中有真意”,心潮荡漾,如痴如醉。

就这样,在艰苦的求学、劳作中,家乡的山海形胜、风光景物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进一步激励他立志练就丹青妙笔,再现自然神韵。

上世纪80年代,余忠为几经周折,如愿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他的专业是版画,但他同时研习水彩、水彩、水墨等诸多画种,力求互相渗透,融会贯通,突破常规,创新出奇。多年以后,老师们对他的勤奋刻苦记忆犹新。马刚教授说,

“他精力过人,在冬天的校园里经常能看见他背

着画夹,脸冻得通红地从外面写生回来,大概是从小经历过磨难练就了他不在乎付出的性格。”

在中央美院,余忠为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参加全国第七届美展的版画国画《海的儿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趴在挂着雪干的窗台,透过半开的窗户,眺望远处的大海。作品取材于家乡渔村生活,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眷恋,堪称他最早的乡愁代表作。

“孤舟一系故园心。”无论在京城求学,还是毕业后在福州工作,家乡的山水风物成了余忠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树林、溪流,沙滩,海岬,渔舟,村落……再平常不过的景物,注入了他的灵感与挚情,便别开生面,气韵生动,撩人心弦。他一次又一次溯家乡美丽的杨家溪而上,将沿岸古厝老宅、寂静野渡、雾笼清溪、枫红照水的景致写入画境,画出诗意。

来到“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余忠为

本实现户户有产业,致富有门路。湖北口乡乡长马荣华,说起翁新强也是连连称赞。去年10月,乡党委研究决定把翁新强派到另外一个重点贫困村湖北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压压担子”。

发展产业,村民看重当前收益。站在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是翁新强开展群众工作的秘诀。在湖北关村入户走访中,他萌发了一个新想法:利用合作社现有的销售渠道,将村民家中的柿子等农产品一起销售。

翁新强牵头成立的合作社,现在不仅从事五味子种植加工销售,车厘子、柿子等都成了村民的致富产业。远近结合,层次分明,一份鄂陕地区的产业脱贫致富图,正在鼓起老百姓的腰包。

通过翁新强的微信朋友圈,能够感受到他

向导行业的中坚力量。

次仁旦达也走上了这条路。从学校毕业后,他成为专业的登山向导,之后又入选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高山摄像组,与作为火炬手的姐姐次仁旺姆一同登上了世界最高峰。那一次登顶,他落泪了。

“没有登山,没有西藏登山学校,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的现在和未来。”次仁旦达深情地说。从山脚下的孩子,到走遍世界的新一代登山人,次仁旦达认为,是登山塑造了他的整个人生。

改革开放40年来,开放的中国多次以山峰的名义将世界各地的登山滑雪爱好者汇聚于此。珠峰脚下,岗什卡之麓,中国登山人倡导各国登山者发扬友爱互助精神,使登山大本营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地球村。来自世界的体育追梦者们不断用合作、用体育的魅力打破坚冰,在多样化基础上寻求共性。

青海省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卫东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比赛带动青藏高原冰雪运动和产业发展,深厚的冰雪文化才是我们永久的财富。”

高峻的山峰也许还有其象征意义,每个人的心中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岗什卡和珠穆朗玛,青海的藏族登山向导旦正才郎说:“我从来不敢用‘征服’二字来形容自己走过的高山。经历的多了,和大山互动多了,我只能对面前的高原与雪山更增添一份敬畏。”

新华社西宁电

与茶农结下「生死之交」的「茶教授」

21年间,白垩元每年都会在广元住上一段时间,短则两三月,长则大半年,在茶园、茶农间奔波,办辅导班,开讲座,从种茶、采茶到加工、包装各环节技术倾囊相授,将浙江的优势茶产业“嫁接”到了广元

“刚来广元时,我发现开会时每个人都喝白开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茶产地的人不喝茶?”等工作人员端出一杯本地茶,白垩元才明白过来,泡出来的茶色就像酱油汤,原来当地竟用炒菜的锅来炒茶。

其实,广元有着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广元名叫“葭萌”,意思是“茶叶生长的地方”。“我不相信,一个种茶历史这么悠久的地方,会种不出好茶。”白垩元说。

随后,他仔细考察了广元每个县区,分析研究地理、气候等条件后发现,青川和旺苍两县山高雾多、降水量较少,尤其土壤的酸性程度非常适合茶叶种植。

“广元发展有好资源,种茶有前途,能种出名优茶!”从此,白垩元每年都会在广元住上一段时间,短则两三月,长则大半年,在茶园、茶农间奔波,办辅导班,开讲座,从种茶、采茶到加工、包装各环节技术倾囊相授。

“开始还担心茶农们不肯来,没想到第一期就来了100多人。”更让他感动的是,尽管余震不断,但整堂课下来100多位茶农没有一位离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广元茶叶复兴的希望。”白垩元说。

受损的茶场往往地处高山,为了方便茶农听课,他就把课堂搬到山顶,条件所限,黑板、课桌、板凳是拼拼凑凑,睡觉则是十几个人打通铺,有时晚上刚合上眼,老鼠从脸上迅速掠过。

白垩元对此毫无怨言,“农民自己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但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只有帮助他们种出好茶叶,农民日子好过一点,我才心安。”

患难与共的经历,让白垩元和广元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0年退休后,白垩元没有在杭州安享退休生活,而是选择继续前往广元帮扶。

“以茶兴农”的乡村振兴之路

广元茶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017年广元全市茶园面积达到46万亩,实现茶产量1.31万吨,茶叶产值突破36亿元,面积、产量、产值分别是对口帮扶前的15倍、24倍和180倍。

有了经济效益,当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种茶专业户,规模不断扩大。但新问题又随之出现,茶叶销售怎么办?茶叶品牌怎么建?

白垩元认为,提升整个茶产业的层次,培养人才是关键。2012、2013连续两年,白垩元将广元当地茶叶企业负责人、茶叶合作社带头人组织起来,专门送到浙江开办培训班。

与过去以技术培训为主不同,这次培训的重点是管理、营销培训。时间1个月,每期30—40人,吃住由政府买单,课程安排则交给中茶所。

“很多学员是第一次坐飞机,每个学员还免费发一套西装皮鞋,不少人平时穿惯了汗衫,穿上西服一开始还觉得很别扭。”白垩元说,就是要开拓学员的眼界,培养商业意识,争取引导他们成为当地茶产业的“领头人”。

通过持续品牌打造,广元如今已有不少名茶。当地米仓山茶和广元黄茶品牌先后获得四川十大名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荣誉,七佛贡茶和高阳贡茶也多次荣获国内国际大奖,广元被四川列为名优富硒富有机绿茶生产基地。

今后,茶业在广元将不仅是一种经济作物,更要结合生态发展、结合农旅发展,不断增加茶产业的附加值,让青山变金山,真正做到以茶富民。”白垩元说。

新华社杭州电